

西海固文学需要进入下一阶段  
马慧娟：更新自己表达当下

阳光透过洁净的窗户，暖暖地照在吴忠市红寺堡区农民作家马慧娟工作室的墙壁上，桌上的纸杯里，刚倒的热水温柔地升腾起热气，马慧娟端起杯子又放下，想起来了什么似的低下了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几句话。这位见过大场面的两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对这次文学研讨会——或者说对文学本身，保持着足够的尊重与敬畏。

“我觉得西海固作家笔下的苦难都是真实的，都是对西海固苦难最具体的体现，苦难是西海固文学的一个特质。但随着乡村振兴、闽宁协作、所有国家大发展之下产生的改变，西海固的苦难正在逐步消失。现在的西海固文学表达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：作家不仅仅要去描写过去，去留住记忆，更多的是要去更新自己，表达当下，要和时代紧紧贴合在一起，书写更能为当下所看见的故事。”马慧娟说，“西海固作家希望能用汗水和心灵涤荡苦难，精粹出真善美来。”

“精粹出真善美。”是的，就像马慧娟出版的第七本作品《飞起来的村庄》一样，用个人成长经历为创作背景，用儿童视角看生活、观世界，塑造西海固儿童群像，展现西部乡村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在乡村振兴中焕发出的人性之美和时代力量，字里行间充溢着淳朴的乡野气息和馥郁的泥土芬芳。

当新时代的美好与幸福扑面而来，热爱生活的人们必然会迈开大步迎接。双向奔赴的激动与铿锵，值得书写，更值得记录！

对西海固来说，文学是什么？

只要走进这方土地，这片山川，一处处村落，一个个具体生动、平凡可敬的人，就会明白：文学是水，能滋润干瘪唇角的裂纹；文学是树，能染绿荒芜灰白的群山；文学是光，能点亮禁锢如铁的黑暗；文学是爱，能唤醒沉睡无言的乡情……

文学，在西海固，寄托着希望，充满了力量！

5月10日—13日，由中国作家协会、人民日报社、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，人民日报社文艺部、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、宁夏文联承办的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研讨活动在银川启动，国内多位著名作家、评论家和专家学者深入基层一线、深入群众，以调研采风、入户走访、交流研讨等方式，充分挖掘西海固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、深厚文化底蕴、人文教化作用。



马慧娟



胡静



凡妹

## “纸笔”在田地 书写新时代 西海固文学蔚然成林

本报记者 袁洋/文 见习记者 杨恺/图



彭阳农民诗人曹兵（右三）朗诵写给母亲节的诗。



调研组参观西吉文学馆。



白烨（中）、黄国辉（右）和西吉作家康鹏飞畅谈文学创作。

既是婚房又是乡村书屋  
胡静：希望更多孩子爱上文学

马慧娟发言时，红寺堡区另一位青年作家胡静一直静静听着。轮到她发言时，这位安静的女作家这样说：“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说话，真的，好多好多想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”

如果不善言谈，那生活的酸甜苦辣、心中的悲欢离合，就从笔端汩汩流淌、绵延而出。从一天一录的日记，到不知不觉4年间写出15万字的随笔、散文，文学带给胡静的最直观感受是“亲切”。

“家人和朋友都特别支持我，愿意当我的读者，也许有些文字他们看不懂，但能明白里边的感情。”胡静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坐在她身后的父亲止不住轻轻擦拭着皱纹纵横的眼角。“娃娃有这个爱好，我们都支持。”这位淳朴的中年汉子沉默寡言，但在沉默中，却给予女儿和文学最深沉的

鼓励和支持。不信吗？可以去胡静打造的乡村书屋“南书坊”看一看。

走进“南书坊”，会有一种混搭的穿越感：外间摆放着四大名著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朔方》等书刊，纸墨飘香，整整齐齐。走进里间，看到的则是悬挂的大红喜字、叠放的龙凤呈祥被褥和一架梳妆台。2012年，这间屋子原本是胡静和爱人结婚时布置的婚房，但因当时红寺堡区红寺堡镇红海村没有公共阅读空间，想看书的村民找不到去处，胡静和家人商量后，作出了一个让她永不后悔的决定：把婚房外间腾出来，改建成乡村书屋，供村民借阅图书。这间书屋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今年2月，胡静丈夫的弟弟也成了家，婚房同样设在乡村书屋里面。“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弟媳还义务当书屋管理员，找书、登记、收集村民建

议。现在‘南书坊’的存书已经超过5000册。”对阅读的尊敬和重视，对文学的热爱与传承，在胡静一家人手中，有了最真实、最深情的表达。

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任黄国辉在“南书坊”展板签字时这样说：“西海固文学除了需要优秀的作家，也需要优秀的读者，从写作到阅读，才是一个文学传播的完整过程。”

黄国辉的签名，就写在字体大大小小、笔迹歪歪斜斜的众多签名和留言中间，那都是来“南书坊”借书和阅读后的小学生和村民的签名留言，有句留言是：我爱读书。

这片土地上，众多像胡静一样的文学青年、文学少年，正在寻找自己和文学牵手结伴的路径和方向。

能找到吗？能找到的！

傍晚的田野格外安静，尤其是响起此起彼伏的鸟鸣时。

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

这样悠长而空旷的时候，需要读一首诗。

同心县农民女诗人凡妹走在田埂上，脚步就像她平日耕作时一样踏踏实实、稳稳当当。她一边走，一边轻声朗诵自己的诗作：“好多鸟嬉戏，在宇宙的旷野……”这是凡妹发表在同心县文学刊物《同心》上的作品。2017年，同心县被授予“中国诗歌之乡”荣誉称号。2024年，凡妹被同心县文联列为诗人储备库成员，建立档案，跟踪服务。截至目前，同心县诗人储备库里已有16位农民诗人。

“我写诗不为发表、获奖、挣稿费啥的，就是喜欢写。写出来，心里就快、就舒服。”坐在田埂上，看着眼前刚冒头的玉米苗，听着村道边树杈上归巢的啾啾鸟鸣，凡妹和这片大地融为一体，自然而协调。“诗是个啥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心里高兴要写，烦闷了也要写；吃完饭要写，睡觉前也要写；孙子听话要写，不听话也要写。反正就是喜欢写。”

诗歌的意义，在凡妹心里没有统一的定义，格律、韵脚、遣词造句、推敲打磨，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她和他们都懂得，“诗歌”是一种能表达内心感受的东西，言由心生，不吐不快。

或许是听得入了迷，夕阳也忘记了下山，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后背，也抚摸着她面前的这片土地，把温暖而惬意的时光，镶嵌在凡妹诗句的字里行间。“眺望高空、忽略命运、见证鸟儿飞翔……拥有了微小事物也能拥有的大道。”这是淳朴的讲述，也是深情的吐露，像凡妹一样的农民诗人、农民作家，“纸”和“笔”，都在田地里。

（下转04版）

